

8

T 3145/3332.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6 1939

永寧縣志

永寧縣志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政事部

郵政

禮王制孤獨矜寡四者天命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餼皆蠶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周官蜡氏
主掩骼除骹月令亦著於孟夏爲令蓋所以體天地好
生之心卽聖人矜不成人儼帷儼蓋之意也

國家發政施仁恩周老廢澤及枯骨設普濟堂漏澤園
各邑皆有之永寧風俗醇厚士民多捐義地葬拋骸并
種樹爲表識禁牛羊踐踏雖但知佛家因果之說而惻

隱爲心亦王政所宜取焉吁樵採有禁鹿觸有刑著於
史傳者多矣蘇文忠公在惠州出私錢以賑廢疾收殘
骸存心於物必有濟非大君子所當則倣者乎

養濟院在縣治西南隅

普濟堂在縣東門內雍正十二年邑人韋整建立捐銀
一百九十兩乾隆元年奉

旨議叙給主簿職銜

育嬰堂在城西南隅雍正十三年知縣左懋源奉文建
造房屋七間乳婦一名

漏澤園二郭外俱置明鄉民李方相復於縣東十里許
捐地起塚左長史王家相記

四鄉義塚地

王范里義塚地六區

底前里義塚地十區

底後里義塚地十一區

興莊里義塚地四區

原村里義塚地二區

吳村里義塚地四區

陳宋里義塚地二區

楊坡里義塚地八區

東仇里義塚地六區

馮西里義塚地三區

永寧縣志卷之八

雜志上

既遵 郡伯鶴坪公安岳新志體分三大綱以統衆目

例類相從義不紊亂凡纂志乘者可奉爲圭臬矣 公

所輯雜志周匝不漏亦做爲之卽如永寧災異昔無可

稽見諸明史止二條舊志沿載近怪誠如 公雜志小

序中所云傳述荒遠者舊志釋道四人方技一人既無

類可從而恩蔭又爲前代事應入雜志至各省志郡志

向多以史事入曰大事記做呂東萊胡致堂之體永寧

古嶠地春秋以降戰守事尤夥今備采之標其批亢擣

虛扼要凡桑土之綢繆厝火之戒慎咸見於斯未必不
爲講求邊瑣者一助而騷人賦客停驂憑弔亦可增其
壯采豪情淋漓感慨焉他若明令于淵創建邑壇廟署
廨實有山林篳路之功復懲徂代佔奪許訟夙弊立地
基碑詳紀規模丈尺使制有常而不變界有定而不侵
具見深謀遠慮雖今昔興革各殊而修廢舉墜者按碣
而稽猶凜然如周官匠人尋步凡筵之不可踰越未可
以其似碑陰臚列體棄之故與廢署以類附至若宋康
惠僭運疏恩蔭案及前後五老圖序張司馬異井記與
論士寇流賊二書關邑文獻甚鉅恐久湮滅綴之于末
謂之逸事也可謂之舊聞也可謂之拾遺亦可但無淆
正志提綱挈目之體斯合矣

災異

明史宏治十四年永寧地震有聲 萬歷二十三年癸
巳夜永寧有火光形如星大隕于西北

舊志明嘉靖四十三年地震有聲傾官民廬舍壓死人

畜甚多 萬歷十三年大旱 泰昌元年雨木冰

天啟間黑膏遍見或擊人面齧人足 管山村謝家

騾生駒 長水鎮婦人一產三男三女 崇正十一

年草有繫爲人馬刀鎗形者 烏有自北而南飛鳴

甚哀名曰半翅又曰沙鷄兵戈之兆 十一年木有
結爲人馬形者 十三年十四年大饑斗米銀二十
兩斗麥銀十六兩民有父子母女夫妻相食者
釋道

幽巖禪師金石志有幽巖禪師碑在永寧今不可考
福照邑人性高潔持戒甚嚴見福昌寺碑記中

馬德超邑人金源將軍入元爲襄樊帥托疾辭官出
家遠游至洛西尋峪見山水林木之勝遂結菴其
中以煉藥一日無疾而終

潘志和修持戒律撰金鏡錄洪道經諸書一百三十

卷梓行焉

方技

陳周史邑諸生天文地理無不研究靈寶未變之前
占天象語所親曰殺運方行人皆無首血流如川
聞者驚怪以爲誕未幾其言果驗

恩蔭

明宋紹先禮孫隆慶中河道侍郎萬恭追論禮開漕
河功詔紹先蔭長河通判

張忠貴以父呂陣亡授宏農衛總旗世襲
馬長生以父熊陣亡授宏農衛總旗世襲

張瑄論嫡孫以平奢安功廕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大事記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

茅津渡封殺尸而還

史記秦昭王初楚圍雍氏秦下師于崤以救韓

後漢書陳俊傳建武二年吳漢承制拜俊强弩大將軍

別擊金門白馬皆破之

後漢書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

詳古蹟
回谿阪

後漢書建安十九年龐德破白騎于兩崤間

晉書大寧三年後趙石生屯洛陽劉曜使其黨趨孟津

呼延謨自崤塞而東合諸軍攻洛陽

晉書興寧三年燕慕容恪略地至崤底

水經注晉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為舟師所屈次于洛

陽命叅將戴延之與府舍人盧道元即舟溯流窮覽

洛川知水軍可至之處

互見檀
山塢下

水經注晉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入長安陸路經此

互見龍
驤城下

通鑑綱目宋元嘉七年宋隨王誕遣雍州叅軍柳元景

將軍薛安都等將兵出宏農叅軍龐季明年七十餘

請入長安招集夷夏乃自賁谷入盧氏安都等因之
自熊耳出

水經注宋書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高門木城

水經注龐季明入荀公谷 互見荀公谷下

通鑑綱目宋元嘉二十七年宋略陽太守龐法景諸軍

入盧氏進攻宏農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

度嶠救陝大敗宋柳元景斬張是連提遂入潼關

周書陳忻傳魏大統三年陳忻行新安縣事隨嶠東諸

將鎮遏伊洛間與李行遠高仲密等依山合勢破東

魏金門三城擒其金門三郡守

魏書大統五年高澄至洛同軌長史裴寬與彭樂戰爲

樂所擒

北史東魏元象元年周文燒營遁神武遣兵追至嶠不

及而還

通鑑綱目東魏武定五年侯景叛東魏求救于魏宇文

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等引兵助之

魏書高歡自晉犯洛宇文泰遣將赴援魏至西走嶠中

周書韓雄傳魏大統初韓雄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

舉兵數日間衆至數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瑒共爲犄

角所向剋獲仍鎮洛西

周書獨孤信傳魏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信率隴右數萬人至峭坂

周書韋孝寬傳東魏將段琛據宜陽孝寬出奇兵掩襲擒琛等峭澗遂清

唐書乾元上元間陝西神策兩節郭英乂衛伯玉屯陝以李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柵與賊將李威義等數十遇威破之

唐書上元二年史思明以計敗李光弼兵於北邙援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於姜子坂退壁永寧

方輿紀要寶應初僕固懷恩等番漢兵討史朝義於東京軍於同軌城

宋史紹興二年以張玘攝知虢州僞齊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等守白馬山謝臯守船板山梁通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兵三千一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郡雄就擒彥直遁去

宋史紹興三年岳飛遣楊再興至西京長水縣殺孫都統及統制滿石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復長水

宋史李彥仙傳爲裨將戍峭澗金再犯汴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峭澗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爲石壕尉堅守三朮民依之敵攻三朮彥仙設伏佯北敵追之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遂復陝州

元史至正十六年汝穎賊黨李武崔德等西陷陝州還斷峭函平章答失拔都魯調察罕鼓行而西拔峭陵立柵交口

明巡撫常道立報守城疏略崇正六年流賊自澗池渡河將犯永寧邑原任四川巡撫張論料理城守招兵繕械殺賊無算

明史本紀崇正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湖廣走河南饑民附之連陷宜陽永寧殺萬安王采鑿勢大熾

明史忠義傳流賊陷永寧城知縣武大烈不屈灼燔以死舉人張瓚及子監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世正百戶孫世英不屈死

舊志明洪武元年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遂降河南破永寧神頂寨

永寧縣重修衙門廟宇地誌

作事必謀始古君子之道也永寧諸衙門廟宇父老

相傳舊址濶遠昧理者以居近左右恃歲久兼碑誌無考或寢寢強占而為已有頻年以來孰能與之辨乎正統乙丑晉陽石郡于侯德深奉命來任貳尹不三載而民安政成以是欽差巡撫河南都憲王公偕方兵重臣交章鶚劾于朝蒙特恩而尋陞為令公暇積材庀工撤諸所而仍舊一新尚慮厲階之梗復萌乃度以丈尺詳著於下屬予鑄辭弁端勒石于廳傳之永久使後來為政之君子得知某衙某廟東西濶幾許而南北長若干庶幾規模有常而不變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于侯謀深慮遠之心其在是

歟時同識歲月者則有貳尹慶陽李公讓判簿鳳林郭公懋幕賓高涼吳公文斌云景泰改元歲紀上章敦牂秋九月上吉日丁卯利鄉貢進士大梁艾俊用章書

自東向西開列

接官亭 長一十七丈南濶六丈八尺北濶七丈二尺

五嶽廟 作三段北牆至基南長二十七丈四尺南濶二十六丈六尺北濶二十八丈六尺基至中

門南長八丈八尺南濶七丈二尺北濶八丈九尺中門至前街門長二十八丈六尺南濶四丈一尺

北濶四丈九尺

真武廟 長一十丈五尺濶四丈

洛西書院 作二段北牆至中門長一十丈三尺濶九丈六尺

丈六尺

布政司 作二段北牆至前街門長一十八丈北濶六丈二尺南濶六丈七尺五寸西北角地一段

長七丈九尺濶一丈九尺

按察司 長二十八丈八尺濶一丈五尺

倉廩 作三段北牆至南牆長一十一丈五尺濶五丈一丈三尺西南角地一段長六丈四尺濶五丈

四尺南牆至前街路一道長一十二丈濶一丈六尺

館驛 長一十六丈濶六丈

永寧縣署 長五十二丈濶三十八丈三尺縣前總舖作一段東西長一十丈南北濶一十丈

惠民藥局 長一十丈七尺北濶二丈五尺南濶二丈九尺

聖人殿 作二段北牆至中門長四十一丈八尺濶一十一丈九尺中門至儒星門長二十六丈五

尺濶二丈

儒學 作四段後牆至中門長二十二丈九尺濶一十三丈一尺西宅長一十七丈三尺濶九丈八尺

東宅并倉長一十七丈濶一十二丈中門至前街門長三十五丈濶二丈五尺

稅課局 長一十九丈濶四丈

城隍廟 作二段後牆至中門長二十二丈二尺濶二十二丈中門至前街門長一十九丈濶三丈

尺一

陰陽學 長二十丈北濶三丈七尺南濶三丈

關王廟 作三段後牆至中門長一十四丈六尺濶一十七丈六尺中門至前街門長二十丈濶二丈七尺廟后

空官地八畝

僧會司 上閣寺長三十丈濶七十五丈福昌寺北牆至南溝橋長六十丈濶七十五丈橋南至前

街門長九十丈濶三丈

道會司 作二段長三十四丈濶一十一丈前門南北路一道長八丈五尺濶二丈二尺

判官廟 長八丈五尺濶七丈五尺

雷公廟 長四十一丈北濶一十五丈南濶一十二丈五尺

社稷壇 長二十四丈濶二十三丈

山川壇 長一十六丈濶二十五丈

無祀鬼神壇 長二十一丈濶二十五丈

舊志廢署 附

舊布政司行署

按察司行署

舊府行署

舊縣丞署

舊主簿署

舊高門關巡檢署

舊崇陽關巡檢署

舊峭底巡檢署

舊水寧守禦署

舊神頂寨守禦署

舊白馬寨守禦署

舊稅課局署

舊陰陽學

舊惠民藥局

舊僧會司

舊道會司

坊表

邑建坊多傾圮今據其現存者載之

明恩馳累代坊四川巡撫張論立在城西大街

節孝

儒童韋江妻譚氏坊在小珠村

國朝光祿大夫驍騎將軍程福亮坊在大宋里

節婦儒童吳玘妻金氏坊儒童孟灝妻雷氏坊儒童

王藉妻李氏坊儒童徐拱貴妻楊氏坊儒童徐璋妻

張氏坊俱在城內貢生鎖去矜妻張氏坊廩生鎖瑜

妻任氏坊儒童張懷琮妻劉氏坊儒童李珍妻張氏

坊俱在在禮村生韋履禮妻廉氏坊韋履禧妻王

氏坊廩生韋綬妻常氏坊俱在寨子村宋廷瑞妻尙

氏坊在馬村街朝無爭妻余氏坊在余莊西街儒童

張檢妻顏氏坊在塢東村杜無偏妻李氏坊在東峯

村楊克儉妻王氏坊在馬院村吉道妻楊氏坊在張

村儒童王欽妻吟氏坊在底前里程轂妻宋氏坊張

元尹妻李氏坊俱在大原村王玉妻趙氏坊曲登姐坊俱在嶺山村

襍志下

始議會通河僭運䟽

明宋禮

臣惟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布政司並直隸徽州等府水便產木處所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弊孔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目前之急不慮速成之患計其所資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十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運米一千

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
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如將鎮鳳淮
揚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交納徐州
並究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交納差撥近河徐州
等衛旗軍一萬名又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
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
會通河僱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
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並海運計
之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儲民無繁
擾之憂矣 永樂十年具奏十二年戶工二部會議

自永樂十三年爲始於裏河轉運將海運停止

宋康惠公恩蔭案

萬歷元年二月十八日工部題准總理河道兵部侍
郎萬恭乞恩追錄一事案仰本道官吏照依咨案備
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會布政司備行永寧縣將前工
部尙書宋禮正派嫡長孫預先查取一人聽候明文
至日具結轉文起送赴部送監肄業再將嫡次孫六
人二人給與衣巾守墳奉祀四人給與衣巾令赴南
旺宋公祠居住供辦香火專管奉祀本部院撥給附
近湖地耕種永遠管業仍免其門丁雜派差役以示

優恤再查宋公未入鄉賢侯有贈謚之日該縣刻立木主盛張鼓樂導引迎入鄉賢祠以彰崇報之意蒙此擬合就行爲此除會行布政司一體施行外仰抄案回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咨備奉欽依內事理卽將該縣前工部尙書宋禮正派嫡長孫預先查取一人聽候明文至日具結轉文起送赴部送監肄業再將嫡次孫六人二人給與衣巾堪守墳丘供辦香火專管奉祀四人給與衣巾令赴南軍祠居住專管奉祀聽候本部院接給附近湖地十頃永遠管業仍免其正派門丁雜派差役以示優恤再查宋公如未入鄉賢侯有贈謚之日該縣刻立木主盛張鼓樂導引迎入鄉賢祠以彰崇報之意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右仰永寧縣抄案

五老圖序

明沈一貫

皇帝嗣位敷大恩於天下若曰凡我在庭臣工勞勩特甚其錫之綸封若父母宜封者咸獲嘉休以稱朕孝治天下至意司封言前教諭理宜如子子堅御史官制曰可於是田翁繡衣豸服再拜稽首以丕承天子休命猶與茂哉翁名理字伯循翁嘗稱董生言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號人之貴者完天地之性而務教化以自善也不然何殊於萬物天生萬物吾得爲人非循理樂吾未見其樂也乃自號樂庵主人云翁少孤貧獨與其母俱奉斷機之教力學不倦已爲諸

生已貢於春官教諭平涼翁之爲子弟與其爲人弟子師也非法不蹈始終無二操稱其爲師表矣翁之養親也謹視色顏而左右之病則不解帶不交睫露禱日夜其執喪也甚戚爲廬墓旁身負土起墳三年而成自洛而西人皆稱曰孝子也語曰雷痕如注必復其處田翁之爲孝子也今食其報矣初翁官平涼有後命矣得侍御君鄉書遽自歸田結素所善友五人爲酒德之會茹蕒採榮夷猶行歌歌曰桂樹之郁郁兮揚余袂之馥馥兮食雲飲露人如玉兮方其爲樂不知乎老之將至也或曰若田翁者無所營於世與視棄其職猶遺士也豈有艷于今封余曰不然夫古之樂循理者必有時會可乘故能成名于世賢者孰不欲樹勛名垂光耀而有就不就者所處之世然也始翁浮沉下僚抱經不售故薄仕以明節長往以適志斯已矣今侍御君奮跡鴻漸依日月之光取恩綸以悅翁吾意翁烏紗繡笏當必激發其肝膽而抒寫其蘊抱皂囊丹筆舉國家宜興宜革之事若干條明法信道以裨侍御所不及而贊襄隆化必不汶汶泯泯而已也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翁孝子吾知必爲忠臣也翁之子又孝子吾知翁之望其忠臣也

往昔商山之隱四人香山之社十有三人彼其人盡
賢者豈自甘爲溝中之斷哉夫亦以遺世之教匿
廊中聊用倘佯以樂吾生耶不然時出而一露其奇
已行而又匿其影彼何爲也蓋振古人豪無不如此
吾以是知翁之不忘國家也今翁七十有九矣所偕
五人皆齊年儷德無乃乃曰此生之言也信哉

後五老圖序

國朝 張鼎延

吾承前此蓋有五老圖云于時方區無事海內又安
年穀順成兵革不試五老生逢全盛世際太平以仕
宦之身擅高訾之業非策名于當代卽食報于後賢
用能怡老以適性情開樽而尋燕衍雖風流或乏而
福履畧同至今評之詠歌繪諸圖畫百餘年來尙且
傳爲衣冠盛事乃者離亂洊經干戈甫定朝市更而
元黃易城郭是而人民非凡我衣冠氏族父兄弟
其得保有壽命而永終天年復有幾人吾曹出自烽
燧之餘備歷播遷之慘卽今瓢笠無恙杖履依然幸

得留此閒身可不相怡暮齒敢謂年高而德劭庶幾
今是而昨非矧五人聲氣相符年齒不遠或登高而
作賦或臨流而樂饑或載酒而行游或開筵而聚飲
思伶倫之吹管則陟彼金門想神禹之叙疇則載升
壇屋覽嶠嶢之勝則憶廣成棲真之所踞陽虛之頂
則念蒼頡蝌蚪之文山巔水湄柳陰花塢訪僊佺之
靈蹟挹鍾呂之仙風坐對琅玕髣髴竹溪之逸行吟
清冷依稀洛社之英何妨共命爲酒徒自此相從於
老友藪可采也鮮可釣也紫雲可啜也玉版可供也
詩篇可廢和也杯勺可留連也花鳥可侑絃觴也烟
霞可娛晨夕也將使百餘年後欽其流風餘韻展玩
之間輒躍然慨慕曰吾永後五老圖也後五老爲誰
谷王鎖僉事青縉玉調張司馬鼎延舒陽雷令君鳴
臯含樸韋令君炳克培趙孝廉廷桂也

異井記

張鼎延

崇正六年癸酉十一月流氛渡河犯永先大夫捐金
八百募兵偕川將出奇計射殺者三殲者八十八生
擒者二十二皆先大夫鼓勵力也賊遁月或一至至
則家僮輒摧之甲戌先大夫歿川將亦去嗣是賊屢
犯家僮輒遵先大夫遺授方畧環甲出禦賊輒怯乙

亥正月十九日賊伏衆北原而以輕騎二百入縣川
時歸德郡丞顏則孔署縣事仍鼓勵先大夫所練家
僮張承芳張守才馬德進楊惟芝李三春楊羣星汪
汝廂等脚枚趨之深入中伏皆死焉至今烈烈有生
氣賊亦咋舌去數年不敢近永者蓋有以陰禡其魄
也庚辰正月諸生趙君鳴鼎慶南門外豎坊書剋期
期至四字十一月二十一日賊自南陽來攻破宜陽
獄徒牛可敬魏之明等暗勾賊於二十四日攻永三
晝夜知縣武大烈守北城余守南城都司馬有義東
城守備王正巳西城捍禦倍至二鼓時賊炮摧東城
雉蝶皆頽尋火其門馬有義遁去人心懈余猶煮粥
給糧矢石如雨冷霧四集天黯淡不見人不移時而
城陷此二十七日四鼓時也賊登城縛武令喊聲如
雷鳴殺人如麻挺刃交下余與僕人葉鳴春被劊馬
道中昏欲絕鳴春強扶余曰事急矣舍傍有井此主
僕死所也遂掖余同沉焉水深五尺忽忽若有翼之
起者井塌有坎僅容身水淹胸半唯僵立待斃而已
五鼓時賊燃竹炬照井大索旣燼之屑落浮水向主
僕甚餓便取而啗之得不死賊渠李自成傳呼遍索
張進士不得隨移營王范鎮繫闔縣士民于西關之

空野下令使過堂萬安王及青衿百餘民千餘皆被
誅幸免者纔十數人大兒瑄二兒璿與焉余庶母石
氏死并兒妻郭氏死池余叔父讚詔等兄弟世延祚
延等子侄琬珽等同殉者二十三人家僕張有譽王
澤綿等死者四十餘人明日午余困極井中立而竅
頭露坎外爲賊兒所瞰大呼曰井中有人少傾賊黨
三四輩繞井數匝取大石塊及木椽向坎拋擲者久
之呼賊兒曰縱有人必爲泥乃相率去又明日晨一
老嫗來汲余私與僕曰若不言究竟溝瀆誰知者遂
牽繩急呼嫗曰汝何人僕曰難人也求救嫗曰吾老
嫗力不能救乃繫縶于樁曰汝自挽而上僕奄奄餘
息力不勝數上數下余用賊擲木椽陟之昂之俾得
出坎以上尋穿井舊時及幕一賊携刃適至問老
嫗此何人汝汲之必有弊嫗曰吾兒也桶落使下取
不見縶末繫桶乎何弊僕亦遽曰吾母使小人取桶
無弊也賊信驅僕負糧僕行一二武回視老嫗已忽
不見噫誰家子而呼爲吾兒誰家嫗而呼爲吾母此
一異也僕饑賊飯之俾負麥至王范行至城南洛河
無人處逃去急渡洛至金門川寨子寨下偶遇縣東
溪源寨僕人王建國王汝祿等六七人持賊渠令箭

爲買馬問鳴春主何往春不敢言蓋見王僕持箭牽馬恐其爲賊用也建國等曰汝從主日夜上城要汝何用春曰賊陷城刀棍交下誰知死所建國等仰天慟曰家主建溪源寨爲我輩也今我何以報不覺失聲春知其心無他乃密告以故相與謀夜深持令箭由南門詐稱入城飲馬數遇賊詰輒示以令箭得免至井王僕曰我等至矣余悸不敢應諸僕驚怪以爲死葉僕從容微呼曰鳴春來余審聲音方敢應諸僕大喜縛橫木于繩絕一僕下坐余橫木上布緝脇下衆僕曳之出時漏三下矣街屍枕籍無行路仍由馬

道沿南門轉東門賊尙藝火守門示以令箭遂離城西望城頭火光燭天余同諸僕拜謝入溪源寨不能起者五日辛巳正月初六日夜半心忽動且急隨攬衣趨謂王僕曰不容待矣接漸策蹇而去比東方白賊驅馬至寨下相索居人曰已去三日乃免嗚呼數當劫灰伊洛竭嵩嶽崩黔首炊骨相食流血漂杵死者以百十億萬卽余家骨肉不保首領者幾三十人獨兩兒弱齡陷寇卒獲瓦全余潛行斃井未遭逆闖荼毒而城陷之明年辛巳猶得奉兩尊人柩歸塋舊壠天之所以福我者豈其微哉況井則有坎餓則食

焦屑老嫗從何而至行賊隊中何以得令箭火光何物心動孰使之耶天平鬼神乎痛定思痛記憶前事如在夢寐尋以科道交薦撫按奉部咨屢催余雖登仕籍無念不在幕井下古人不去畏壘余敢忘焉順治八年冬

與撫臺論禦土賊書

張鼎延

今之禦土賊者動曰大兵未集難以下手兵集矣又盧糧饟不繼山險難運也饟湊矣賊且裹餼據嶺兵馬仰視無何卽頓數萬騎于山下將焉用哉所以終日言勦言撫究竟兩無當焉愚謂土賊不須多兵只

消大營六七百騎足矣多則難持久也緊要擇有胆有識熟知地利如牛監紀一二人重以事權耑練各州縣土著之兵與六七百騎習進止而協心力可攻可守此其大頭顱也如李際遇于大忠中靖邦周加立姬之英等就中李于一賊爲差強李賊殺人破寨與于賊相等尙未若于賊曾攻破宜陽新安二城求寧大宋各寨之尤爲克憐不赦者也堂堂正正勦之爲上若以撫言未有不能勦而能撫者撫之道兩言可決曰來曰散示以信票限以日期真正渠目果能歸命投誠羅門泣免我真實待之不死盡散脇從黨

羽如龔遂之治渤海鉏鉤爲民負戈爲賊十日之間
可以了當若不散卽不撫也向見差役往來因利爲
奸如蔣汝賢輩似不可過信以損其威墮其狡也勦
之道亦兩言可決曰因曰搜李賊踞登之御寨于賊
踞嵩之屏風寨負嶠阻險旁若無人然御寨有水無
糧屏風寨積糧不下萬石幸而缺水缺馬皆可襲圖
賊聞大勦非結聚死守必入箐遠竄兵至而賊去兵
去而賊又來非久安之策也或預行分布各隣近州
縣扼截賊之去路而以馬兵圍其寨待其困剋之而
且因其糧不待計也若賊逃入深山止以六七百騎
結營山麓之下壯步兵之聲援儲步兵之糧糗兼爲
步兵之歸着卽以各州縣鄉勇持匕首或薙刀隨賊
所向入山搜勦賊旣無去路又難駐脚成擒必矣蓋
勦大寇以步兵爲營以馬兵出戰勦土賊以馬兵爲
營以步兵入山其勢殊也況嵩縣五民寨與夫永寧
各寨父子兄弟之被害者皆與賊積怨深怒勢不兩
立如此三月而賊不滅巢不搗者未之前聞至鄉勇
似應各州縣自供糧餼而六七百騎之餉或河北協
濟以及花紅賞需軍前必用皆不可不預爲之計也

與撫臺論禦流賊書

張鼎延

寇困汴梁爲持久計我兵株守河北前見劉鎮潰散已屬無益矣今秦兵將出關門東兵左兵果在何處此番關係不小延意萬萬不可輕戰或將各鎮分布信地叶以期會立定犄角之形自據不敗之地待賊轉動分布會勦乃爲完策秦兵出關或可屯駐鞏縣此古虎牢扼要地也東兵繇曹濮屯歸德左兵繇宛襄屯陳許大約各距省會三四百里亦爲持久着數責令各鎮結營堅壁相機操縱或疲之疑之間諜以搖之多方以悞之出不意以撓之而總以不浪戰爲主賊卽狡黠未必不瞻顧未必不驚擾而又豎招降以散其黨羽守要害以截其糧路賊將坐困而宵遁必然之勢也賊勢一潰我力益合河北之兵運糧接濟可以無不得志否則旣無以制其死命又無以亂其心志賊且習兵伎倆知我隔越而欲僥倖于萬一非計之得也天下安危在此一舉料台三方畧素定延以避難客居不能瞻拜墳墓者年餘大同在漏舟乃敢布其狂愚如其可采幸台臺裁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